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一二三回 小義士偷聽破銅網 黑妖狐暗算盜盟單

《西江月》曰：背後竊聽實話，心中才釋疑團。多謀縱有計千端，難免門徒偷闖。計議私探消息，商量獨盜盟單。立功何事把人瞞？竟自樓頭受難。

且說艾虎在蓬蒿亂草之間，聽見他們說偷破銅網，心中暗想：「師傅是與沈中元盜盟單，四叔是約柳青盜王爺。這兩件事我一個人全辦了，我辦完了回上院衙睡覺，等著明天早起，我問問他們這盜盟單、盜王爺的事怎麼著，『法不傳六耳』，先讓我聽見，看你們有什麼臉面！」自己主意已定，又等了半天，這可沒有人了，自己出來。到了前庭。

剛一到前庭，智爺一怔，說：「艾虎上那去來呀？」艾虎說：「我走動去來。」智爺一翻眼，說：「啊，你走動，你上西院去走動去來？」艾虎說：「我沒上西院。」智爺說：「你不能沒上西院，你必是上西院去來。」艾虎說：「我這個拉屎，沒上西院，一定說我上西院。你要不信，你跟著去瞧瞧去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是上西院裡拉屎去來？」

艾虎說：「這個拉屎怎麼也犯起私來了？」緣故人怕有虧心的事情。智爺、蔣爺見艾虎先前是皺眉皺眼，這趟進來是喜笑顏開，二人就猜著八九的光景。

等著吃畢了晚飯，二鼓之半，大眾換衣裳，有夜行衣的全換夜行衣靠，沒有夜行衣的全是隨便衣服。這一套書，北俠換過兩回夜行衣靠，頭一次是拿花蝴蝶，這一次是破銅網。智爺告訴沙老員外連焦、孟二位，把住王府門口；白芸生、盧珍在王府的東牆兒，牆裡牆外一個，一見王府之人或拿或殺，不許私離汛地；徐良在王府的正北北牆外頭。

北俠、南俠、雙俠、盧方、韓彰、徐慶、雲中鶴魏真，智爺都在耳邊告訴了幾句言語，大眾依計而行。大人親身出來，給破網的人一躬到地。所有不走的人倒多，智化、蔣爺、柳青、沈中元、大官人、艾虎、大漢龍滔、姚猛、史雲、分水獸鄧彪、胡列、韓天錦、馬龍、張豹、胡小記、喬賓、過雲雕碧玉、熊威、韓良，這都是不走的人。

單提北俠等來至王府後身，一個個躡上牆頭，飄身下去，直走木板連環。到木板連環外頭，雲中鶴說：「我可要往南去了，你們可別忙著進去，不是別的，我那裡總弦斷不了，你們要進去，豈不涉險？離此處有半里地遠哪，千萬可別忙。」北俠說：「是了，道爺你多辛苦罷。」道爺點頭，一直撲奔正南。走了真有半里之遙，才到火德星君殿。

東邊五間東房，並無燈火；西面五間西房，燈光閃爍。戳窗窺紙往裡窺探，兩個王官，□名兵在此上夜。魏真撤身下來，直奔佛殿。到了佛殿，寶劍亮將出來，一點鎖頭，微然有點聲音，把鎖斬落，推隔扇進去。佛爺裡邊神像看不真切，有前頭的黃雲緞幔帳。

正當中有一個海燈，照徹的大亮。佛櫃上古銅五供。佛櫃前有一個四方的拜墊，拿黃雲緞包著。魏真將隔扇閉好，把拜墊搬開，下面有四塊大板，把四塊大板搬開，放在四面。

怕他們有人進來，把板蓋上，故此放於四面。拿自來火桶一照，類若井桶子一般，又是一磴一磴的台階。雲中鶴拿劍點一點，邁一步；點一點，邁一步。走來走去，直到平地。

一晃千里火，地面寬闊，南至北足夠五丈，東至西足夠五丈。正當中一根鐵柱，兩旁兩根副柱，共有三個大輪子，俱比車輪還大。每個輪子有兩個撥輪，一個管輪，兩邊有個大皮條，東邊有九個小輪子，西邊有九個小輪子，就是掛□八扇銅網的小弦。總柱上有一個鐵撥籠子，上頭四個鐵滑子，有一個鋼搭鉤。這根總弦就在鐵滑子鐵撥籠子上，繞著這一根弦繞回去，類若兩根弦一般。還有兩根副弦在半腰中掛定，單有柱子、輪子、滑子掛定，單有一個法條相似，在正當中，有個塔子上繞著。魏道爺拿著雙鋒寶劍，對著那總弦一剝，「嗆啞」一聲，「呱呱哇哇」，那根總弦斷下去了。還要斷那副弦，就聽上西口把井桶子圍滿，眾人一口同音說「拿」，說「拿」。魏道爺顧不得了，回身上去。上面的人全是長槍，把槍尖紮將下來，嚷：「拿人！」魏道爺不慌不忙，上台階用寶劍一轉，槍尖全折。自己往上一躡，那些個兵丁挨著就死，撞著就亡，連兩個王官都未能逃命，先結果了神頭皇甫喧，後結果了神火將軍韓奇。

魏道爺一想：「總弦一斷，就不必再下去了。」再把上頭的海燈用寶劍挑碎。仗著這二□二人俱死在火德星君殿內，自己出殿，仍把隔扇關閉，直奔木板連環而來。走的是正南離為火，把兩扇大門用劍點開，裡頭套著六個小門——火山旅、火風鼎、火水未濟、山水蒙、風水渙、天水訟、天火同人。「蹭」一個箭步，就躡進天火同人一個門去了。兩邊地板一起，上來兩個人，一個叫洞虎王彥貴，一個叫小魔王郭進，與老道動手。先殺了一個，後殺了一個。老道躡萬字式當中，念了聲「無量佛」，說：「原來是王府作反的人，就是這樣本領。」腳踏萬字式，一直撲奔正北，直奔沖霄樓。

北俠、盧爺早到了。這六個人分開，一個寶刀，後頭帶一個人；一口寶劍，後頭帶一個人。北俠與盧方由正西兌為澤進來的。盧爺知道老五誤入的是雷澤歸妹，盧爺也要打雷澤歸妹走。大門一開，看的是澤水困、澤地萃、澤山咸、水山蹇、地山謙、雷山小過、雷澤歸妹，進七個門。北俠先躡將進去，隨後盧爺揹著把刀也就進來。剛一進小門，就見兩地板一起，「蹭蹭」躡出兩個人來，口中嚷道：「什麼人！敢前來探陣？」原來這兩個，一個是一枝花苗天祿，一個是柳葉楊春。苗天祿拿刀，北俠往上一迎。楊春乘虛而入，就是一刀，北俠閃躲不開了，飛起來一腿，正中楊春肋下，「撲哧」躺在盧爺面前。盧爺擺刀就剝，只聽「嗆噉」一聲，劈為兩段。又聽「撲哧」，也把苗天祿殺死。北俠說：「大哥走罷。」盧爺這才走，一直撲奔正北。奔了兩個圓亭，一個叫日升，一個叫月恒。遠遠的看見一個石象，一個石孔，將要撲奔正北，正南離為火，老道闖將進來，會在一處。

就聽正東方罵罵咧咧，是徐三爺同定展南俠。展爺是一語不發，淨聽著徐三爺這一個人，你瞧這個罵。正北上丁二爺、韓二義由坎為水進來，走水火既濟卦。展南俠進的是震為雷，走的雷風恒，大眾會在一處。原來看陣的就是四個人，被盧爺、北俠、雲中鶴所殺。大眾直奔沖霄樓，腳著萬字式當中，跳著黃瓜架樣式走，一看兩邊石象、石孔，當中兩根鐵練搭在沖霄樓上。盧爺用手一指那個石孔說：「我五弟就從此處弔將下去，我也由此處下去。」北俠說：「那倒可以。可別打一處下去，兩處裡分著。」徐慶說：「我也打那邊下去。」展爺說：「我也打那邊下去。」這邊是雲中鶴、北俠、二官人，兩下裡彼此全把兵器紮上，擊掌為號。

「叭」一拍巴掌，「蹭蹭蹭」大眾往上一躡，兩邊的石象、石孔「呱呱喇喇」，上頭的鐵練往下一落，翻板自來往下一翻。大眾急拿腳一找網，二反網，往下一翻，眾位仍然是半懸空中翻身，腳找盆底坑兒。七位全有智爺教明白的，抱刀往下，臉朝外。

三鼠在使寶刀寶劍的身後，也是面向著外，手中都拿著兵刃，淨瞧更道地溝裡頭往外出入。天宮網、地宮網一起，類若鐘錶開關的聲音，「嘩喇喇喇喇」。□八扇銅網，按說一齊都起來，這把總弦一破可就不行了，起落的不齊了，可也有起來的，可也有不起來的，可也有起來「叭達」往後一仰，又躺下了的。皆因是斷總弦，沒斷□八根小弦、兩根副弦。若要一齊全斷，□八扇網，連一扇網都不能起來。這雖起來，就不能齊了。

下面的金鐘一響，聲音也是不齊。每時「咚咚」直響三陣，此時行打三下，又打兩下，再不然等半天，他又響一陣，參差不齊。銅網的樣式，前文說過，二指寬銅扁條上，有胡椒眼兒窟窿，全有倒取網鉤，上尖下方的式樣。底下的橫鐵條上，掛石輪子兩個，由盆底坑上往下一滾，石輪極其快速。如今所有滾下來的網，「吶噉噉噉」，遇寶刀室劍削成好幾段，是下來的全碎了。不動的網，他們也就不管了。北俠大伙躡上盆底坑兒，把更道地溝東西南北，俱是兩個人把守。地溝門惟獨正南，北俠一人把守。

忽然一宗奇事，要問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